

蘇維埃的俄國及

帝國主義的日本

于彥題



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一月出版

蘇維埃的俄國及帝國的日本 全一冊

〔定價大洋陸角〕

蘇俄 Mihail Pavlovich M. P. Veltman 原著

編譯者 王之相

印刷者 北京書局

南池子飛龍橋十三號

發行者 北平大學俄文法政學院出版課

分售處

北平法學院朝陽學院中國學院及東安市場各書店

序言

徵諸史乘，探本求源，倭寇之亂，由來已久，降及甲午，清廷失政，其患日深，爲禍愈烈。日本帝國主義者之謀我東三省，實無一時一刻不在處心積慮之中，帝俄帝國主義者，窺伺其旁，亦欲得之而甘心，於是兩帝國主義者之掠奪，乃如野獸之爭食，血肉橫飛，飽其饞吻。吾人至今讀一九〇四年之慘史，猶可想見其獍狴面目，牙爪遺痕，而覺其餘腥尚在也！

樸資茅和約成立，俄帝沮喪，日帝歡欣，謀爲妥協，暫時相安，並將所謂『南滿』『北滿』分作兩方之『勢力範圍』，藉免劇烈之衝突。然兩帝國主義者，野性未退，依舊鉤心鬥角，各逞陰謀：一面各於勢力範圍以內，掠奪地主之權益，一面於其勢力

範圍以外，擴張自己之地位；如日方倡爲延邊間島之問題，俄即鼓動呼論貝爾之獨立，日發滿鮮合併之狂言，俄爲蒙俄聯合之謬論，他如松黑內河航行，東鐵南滿聯運等事，亦時成兩帝暗爭之焦點。種種舉措，無非表現其盜賊式之行爲，處處掠奪。

我東三省處此兩大匪窟之間，法律失效，政治無能，經濟受其榨取，民生因而凋敝，一切利益，皆遭侵害，一切幸福，悉被犧牲。

帝國主義者，猶復以此爲未足，俄帝誘惑外蒙自治，日帝提出二十一條，針鋒相對，肆其貪謀，倘非歐戰發生，俄國革命，則其破壞遠東和平之爭奪戰，恐已重演多時，我東三省亦不知更遭幾次浩劫矣。

日本帝國主義之陰賊險狠，尤有甚者：一九一五年以來，擴

充對華之軍備，造成侵畧之教育，擾我政治，奪我財源，運銷毒物，庇藏賊匪，暴行脅迫，無所不用其極。同時，唱其『同種同文』之甘言，作爲對我民族之『催眠歌』，發出『共存共榮』之空談，作爲對我侵畧之『安慰語』，『親善』之聲，時時在耳，『遺憾』之論，事事違心，和平其名，武力其實，狡猾欺詐，爲所欲爲。更於歐美方面，實行其『遠交近攻』『造謠宣傳』之政策，竟能迷惑彼邦之社會，且亦博得同類國家之同情。

自此以後，遂致一方主張『既得權利』，『特殊地位』，他方倡言『門戶開放』，『機會均等』，蓋同具野心，固當自權利害也。

近數年間，日本帝國主義者，深知帝俄已滅，失其競爭之強敵，蘇聯新興，只圖經濟之建設，歐美各國，社會動搖，無暇遠

顧，中國自身，糾紛災害，困苦不堪，認為遠東方面，唯我獨尊，此實對華武力侵畧之絕好時機，故急速揭除其『和平』『親善』之假面具，而其盜匪掠奪之行爲，亦同時實現於遠東之大陸。軍閥不死，大盜不止，帝國主義不滅，人類幸福永訣，日本軍閥，日本帝國主義，實爲遠東和平之公敵，亞洲一切民族之公敵，亦爲世界人類之公敵也。吾人自當恪遵 總理遺教，喚起民衆，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，共同奮鬥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及日本軍閥。

最可痛心者，我國不知自求努力，而訴之於國聯，蓋國聯之『同牀異夢』，『敷衍情面』，『懦弱無能』，『威信不立』，無異中國，且不如中國，以中國而求國聯，等於以中國求中國，自不如中國之自求諸己。此猶就國聯之能力方面而言，若就其本質而

言，則國聯仍爲歷史上列強分配權勢會議之性質，吾人以此種主張公理正義之任務加之，如何可能？！其結果不啻自投羅網。國難之初，即已報告國聯，迄今效力何在？種種事實，可爲鐵證。反之，我如不以國聯爲歸依，而聽其自然的活動，則所得之於國聯者，或較多也。

遠東爲帝國主義者表演其侵畧政策之舞臺，時時處於鑼鼓喧鬧之中，不待今日而知其內幕，我國平時無外交政策，危急之時，自然失措，而抱國聯之「佛脚」，佛脚無靈，足証大戰以後，所謂國聯，已無力維持國際秩序，即其所高唱之「門戶開放」，「機會均等」，亦不能自保，帝國主義之末運至矣。

帝俄帝國主義者，恃其武力，恣意侵略，縱橫歐亞，稱雄一時，卒爲民衆所不容，終其壽命於西比利亞之野，武力果足恃乎

？社會國家之新陳代謝，乃如自然界之冬枯春榮，皆有其一定之規律，武力人工，總有失其效用之一日。日本帝國主義者，武力雖強，亦不能獨外於社會國家之規律，今已走上帝俄帝國主義者之途徑，能不爲其續乎？恐僅爲遲早之問題耳。日本帝國主義者，非不知此，因欺我抵抗之力薄弱，且不抵抗，故敢橫行也。

凡我國人，尤爲我寶貴之青年，今後應如何淬厲奮發，爲國圖存，不可不深長思之，吾人當知『亡羊補牢時猶未晚』之語，不可完全抹煞，甲午至今，三十八年，二十一條之痛史，亦已十有七年，言念及此，吾人寧不愧死！吾人當知，一時熱烈有餘，繼續努力不足，徒遭『五分鐘熱度』之譏，絕無成功之望。吾人自茲以後，應從速自覺，事事求之自己，求之科學，以『責任心』，『堅忍力』，『紀律化』，『技術能』，爲動作之標準，與帝國主義

考，爲有組織有統系之奮鬥，同時並應實行聯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，共同努力，誠能如此，帝國主義不足畏也。

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後，英美各國出兵西比利亞，實行干涉，一九一八年日本乘機大舉進兵，佔據俄屬西比利亞東部，阿穆爾省及海濱省等處，次年各國軍隊先後撤退，日本非但不肯撤退原有駐軍，且更增加兵力，並藉口廟街事件，佔領薩哈林島北部，嗣經蘇俄民衆反抗之結果，遂將各地駐軍逐漸撤回，薩哈林北部之日軍，則直至蘇聯與日本之基本協定成立後，始完全退去。當時爲日本之軍閥領袖田中義一所主持，蘇俄遠東民衆，對於日軍之暴行，所留之印象極深，至今紀念不忘。莫斯科紅色新聞報社，曾出版『蘇維埃的俄國及帝國主義的日本』一書，專紀其事，對於日本及帝俄在遠東之帝國主義政策，日本對俄侵略的經過，蘇

俄對日交涉情形及一切重要關係，均有詳確之敘述，當此國難期中，極可供吾人之參考，因急譯之，以貢獻於國人。如將此書與日本『田中內閣滿蒙積極政策』，及『日本滿蒙權益秘密會議紀錄』，完全讀過，則非僅對於日本在遠東及全部的帝國主義政策，有充分之認識，且能使吾人得悉努力救國之途。

原書關於俄國社會革命黨在日軍佔領中之活動，曾列一編，著者對於論述根據，參攷資料，偶有附註，並附有革命及民衆團體的幾種文件，均因急待出版，從略未譯，又倉卒逐譯，文字工拙，未暇顧及，人地名稱，尤爲日本名稱及所譯英文，未能正確之處，恐所不免，統乞

閱者諒之。二一，一，五，北平，俄文法政學院，王之相。

蘇維埃的俄國及帝國主義的日本

目次

序言

第一編 帝俄在遠東之帝國主義政策

一九〇四年——一九〇五年之日俄戰爭

第二編 日本的帝國主義

第三編 廟街事件及薩哈林北部之侵佔

第四編 海濱省一九二〇年四月事件

第五編 遠東緩衝國之創立

日本的黑色緩衝國

內海的日本海

目次

目次

第六編 大連會議

一 日本對俄之十七條要求

二 秘密條款

第七編 長春會議

一 日本之內部情形

1. 經濟的危機

2. 西比利亞原料問題

3. 日本的資產階級及軍閥

4. 日本的海洋侵略及大陸侵略政策

5. 兩派軍閥之鬥爭

6. 勞工運動

7. 農民運動及西比利亞之佔領

二 日本之國際情形

1. 日本的侵略計畫與美國

2. 薩哈林問題

3. 中東鐵路問題

4. 日本與英國

第八編 海參崴之收回及復合於蘇俄

附編 日本國防的新計畫附於日本帝國主義之『最小方案』

一 第一防綫及第二防綫

二 日本參謀本部製定的國防新計畫戰時獨立

遠東共和國國民會議致各民族之抗議宣言書

遠東共和國代表團致華盛頓會議裁兵委員會節略

附錄 日俄協定全文及附件

目次

日俄協定交換後之種種

日俄樸資茅和約

書後

蘇維埃的俄國及帝國主義的日本

蘇俄 (Mihail Pavlovich)
(M.P. Vellman) 原著

王 之 相 譯

第一編 帝俄在遠東之帝國主義政策

一九〇四——一九〇五之日俄戰爭

侵略之對外政策，新地區之逐漸佔領，「天然」國界之無間斷擴充，此爲俄國政府由來已久之基本任務，但此亦爲一切一等國政府所同有之任務。當時，在最近各世紀之過程中，一切雄威之軍國——瑞典，土耳其，日斯巴尼亞，葡萄牙，荷蘭，一部分的法蘭西，某時期的加拿大，弗洛里德，印度斯坦的霸權者，及其他各國——均已先後喪失其霸權，於某種投機政策之中，遭逢失敗，或已完全退入『全世

第一編 帝俄在遠東之帝國主義政策

二

界」歷史之後幕，或已喪失其世界鬥爭舞臺之「霸權」關係。俄羅斯則無一時一刻停止其侵略之動作，逐漸變成偉大的帝國，其領域佔有全球陸地面積七分之一強。俄國每一舉動必操勝利，每次宣戰必爲政府光榮及利益議和之先聲。甚至俄軍在戰場最重大之失敗，亦不能破壞俄國國家之侵略威力，不能妨礙大北方國不間斷之領土增長。只有一個英國能於當時對抗俄國之進攻動作，但經過數年，至多數十年，俄國不能制止無所顧忌越過大不列顛政府所畫定之界限。

此種侵略政策爲俄國舊制度雄威及鞏固之主要基礎。一則，因無間斷之軍事遠征及新領土之佔據，需要鉅額不生產之費用，阻止國家生產力之增長，併使國家困難之經濟狀況尖銳化，同時妨礙社會力之自然發展，因社會力量遲早必將與俄國舊政治制度，舊國家法律秩序相衝突。二則，因俄國武力及外交之無間斷成功，擴充國界，養成民間之意志，相信國家之無限強盛及政權之天授。只有世界上最強力之政府，只有人間之上帝萬能化身政權，可以建設偉大無疆之國家，征服一切仇敵及

對手，置於自己統馭之下。

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之俄日戰爭，爲俄政府全部對內政策及相關聯的亞洲大陸侵略動作之論理結果。此種動作於最末三個皇帝在位時代，造成特別廣大之動搖。克雷穆之戰役，破壞巴爾幹半島之俄國勢力，對於俄國經營「近東」之動作，加以不可抗拒之阻礙，卒使俄國移轉其注意於其他方面。一八五六年至一八六四年高加索完全征服，一八六四年至一八六六年合併塔什干特，一八八六年土爾其斯坦總督府成立，一八六八年征服薩瑪爾堪得並成立扎羅夫汕州，一八七〇年佔領茫蓋什拉克不顧英國方面之抗議，一八七三年合併阿穆達利右岸及附近之錫溫土地，一八七六年合併全部克堪汗國，名爲費爾干省。

同時，克雷穆戰役所給與俄國兵力之傷創，甫行治愈，政府從新開始巴爾幹半島之投機政策。俄國革命運動之增長，內部之紛亂，迫令政府強行嚴重之步驟。企圖以種種方法消滅社會的反動心理并消滅內部的政治糾紛，政府決定停止細微的，